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跨天虹 卷五 第一則 江上漁翁居□□

詩曰：蜂蠍螫人猶可藥，婦人嫉妒卻難醫。

古來多少鬚眉漢，半向簾前巾幘低。

天地間無知草蟲，中懷蘊毒，出於不意，偶爾螫人，是他仗著爪甲自衛性命，本來如此，無心害人。惟有婦人的肚腸，神奇變幻，愈出愈奇，人想不到的去處，他偏藏穢伏口，害得人最慘最毒。這是有心害人的，其毒豈不勝於虺頭蠶尾乎？此是過來人受了婦人大冤大枉，才說出這幾句，以泄胸中不白之氣。蓋婦人秉性陰柔，陰能制陽，柔能克剛，是以最剛強不屈的男子，見了婦人不覺銳氣消滅，彌眉帖服。若明白的婦人，見了這樣男子，益加謙禮，過於小心。兩下水裡調那，琴瑟諧好，這就是有德的婦人了。若是個不賢的，他就裝腔做板，逞嬌撒癡，任著自己肚兒，稍有不到之處，他就不茶不飯、無夜無晨。要爭得有□有理，未便就服，還要找幾句落場詩，比幾個傍州□，方肯住口。

當時有個婦人，嫌鄙丈夫貧窘，生起外心，唱出別調，把一頂八寶嵌成的鳳冠，五彩織成的霞帔，現現成成戴在頭上穿在身上的，輕輕脫卸去了。豈不可惜！這就是爛柯山朱買臣妻子崔氏，憎嫌丈夫貧窮，賣柴度日。已到四十九歲，不肯耐煩，另抱琵琶，苟圖溫飽。固是婦人家水性楊花，胸無定見，也是小人家素無約束，容那唐尼姑上門說是挑非，釀成這個孽障。又有的說道：「這婦人命犯鐵掃帚，若不出門，朱買臣一世衰落，斷沒有發跡之日。」人的議論雖如此說，到底貧困守著丈夫的是個正理。這些舊話，自不必說。如今說一個極毒惡的婦人，明瞞眾眼，暗約閻黎，害了丈夫性命，到頭受了惡報，比那崔氏更惡加倍。

此話出在元朝至德年間，四川富順縣有個秀才，姓張名颺。父親張履，家私殷實。椿萱早逝，幼時不事生業。坐食有年，家產蕩盡。荆妻柳氏，小字春娘，是個小家女子。為人悍毒異常，勤吃懶做。張颺貪他有些妝奩，柳老貪他是個秀才，以此兩下結姻。做親不及一月，便有許多絮絮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彼時年歲，劫丁亂後才得小康，一旦遇著荒年，你道甚麼時候？正是：

未了蠶桑要種田，家家老小不曾閒。

黃霉驟雨連朝發，一望平川思惘然。

這場大水比那洪荒之世更加洶湧。龍門瀑布竟作平川，高阜丘陵盡為巨壑。整整落了兩月，才露青霄。要曉得這場大水，黍既沒收，水又不退，農夫伸頭縮頸，無計支吾。直待立秋前後水勢才退。縣官懼怕錢糧沒得徵收，下鄉勸農。家家努力，個個慇懃，把一片巨浸之田種得十之八九。苗頭正長，秀色方新，農夫盼望，喜不自勝。

豈料天公正布災殃，人民合遭厄運，初時要晴的時節他偏落雨，此時要雨他卻偏晴。所謂夏末秋前，兩珠兩玉。田溝乾壑，尚可借潤河津，誰料日漸枯焦，竹葉蕉皮俱帶灰色，河中鱗甲半吐蒼煙。到了這個時候，水也沒處車了，曬得繞田龜柝，滿地鱗屑，眼見得秋成少望。這樣時年，富戶閉籬收藏，窮民顛連無告。正是：

釜底塵生，灶中煙斷。

呼去嗟來，歎聲載道。

這叫做驕陽作祟，旱魃為殃，水潦半收，亢旱全沒。草根樹皮猶如珍寶，溝渠滴水一似瓊漿。那些百姓餓得口裡生煙，面如菜色。當時官府動了荒本，皇帝熟知民情，看了這本，心懷忱惕，發粟賑民。在任在籍的官員俱派等次，捐取俸銀，普同賑濟。

且不說天子發粟濟貧，且說張颺夫妻遇著這個荒年十分狼狽。柳春娘在家終日鬧炒，不管有無，只是要酒要食，若還缺欠便啼啼哭哭，吵個不休。一日，春娘正與丈夫廝鬧，要他生意出息。張颺是個讀書人，擔輕不可，負重不能，叫他做什麼生意？因此兩下爭吵，打將攏來。適有門前走過一個老兒，見他夫妻爭鬧，進內勸解。這老兒不是別人，三年前在張颺間壁住的，因生意不便，如今移在江邊住了，打漁為生。家中止有一個女兒，年約十二三歲。為人忠厚志誠，因此人都喚他為楊老實。楊老實見他夫妻二人鬧得十分利害，因念舊日之情，進去解勸。只因這場勸鬧，有分教：

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。

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

惹出一場禍來，幾乎一命黃泉，西風抱恨。這是後話，不題。

且說楊老實走進門來，他夫妻二人已打得停腔住板，在那里數一數二，哭個不住。兩人一見楊老實進來，就如原被告見官的一般，你告稟一番，我訴說一頓，倒弄得楊老實沒耳朵聽。接口勸道：「大娘，當此荒時荒年，人家難做，你們夫妻二人，不該鬧吵，只該好好商量，尋些生意做做。趁得一升半升米落鍋，將就度過去罷了。自古道：『過了荒年有熟年。』此時讀書的兼做生意絕不為奇。」

楊老實勸他尋生意，單中了柳春娘的卯眼，便歡喜道：「楊阿爹楊阿太終是老人家，說話有理。自古道：家有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多少趁些回來養家活口才是，只管坐在家中，對著老婆相白面，成何格局？」張颺見楊老實也說教他做生意，也就有幾分的生意肚腸，只是想來自己斯文人，做恁般生意才好，心裡十分躊躇。開口倒不題起自己，到問楊老實道：「你近來生意何如？」老實道：「生意頗好，只是無人相幫，我老人家獨自一個在江邊，覺得寂寞。」春娘接口道：「你獨自無人，不若待我官人來相幫。不知阿爹肯否？」老實道：「這樣到好，只是你官人那裡吃得這般辛苦！」春娘道：「也說不得了，清晨起來，淘籬三擊響，那有分文來路？若捉得幾個魚兒賣賣，也好圖這苦日子。」老實道：「大娘雖如此說，不知你官人意下如何？我也不好應允。」張颺想道：「娘子這一番苦口，若不依他，他又發那雷霆之怒，不如暫且應允，再作區處。」對楊老實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

柳春娘見丈夫應允，便生下一天歡笑，欣欣的進去燒茶，與楊老實吃。張颺與老實敘些舊話，問些新聞。不多時，茶已到來，兩人吃了一杯，約定揀個好日頭，到江邊生意。三人歡天喜地，說聲聒噪而別，不題。

且說柳春娘自小在娘家時節，柳老年及五旬，艱於子嗣，只養得這個女兒。將及十歲，父母的寵愛過於異常。家私頗厚，愛惜這個女兒猶如照乘之珠，連城之璧，口裡不捨得罵他一句，手裡不捨得打他一下。隨他要風是風，要雨是雨，吃的好食，穿的好衣。小人家兒女，到勝於公子王孫。

一日，柳老放他在膝前撫摸，歎口氣道：「可惜是個丫頭，若是個兒子，吾門繼續有人，日後也好棺材邊假哭泣一會，墓田中假鬧熱片時。女兒係別家之人，養他終成虛度。」不覺弔下幾點哀腸淚來。只見對門一個賣菜的，早間稱了他的菜未曾數錢與他，到了下午，他同了一個十三歲的兒子來討菜錢，正走進來，見了柳老捧著這個女兒在那裡掉淚，不知是何緣故，爺兒兩個不敢開言，直癡癡立在門外看著。到是柳老開口問道：「要什麼東西？」賣菜的道：「柳阿爹，我們特來討早起的菜錢。」柳老連忙喚女兒進去，對母親討銅錢與他。

春娘走得性急，不料頭上墮落一隻金耳空。柳老也不看見，這個小子到也乖巧識趣，急忙裡走去拾起，遞與柳老。柳老看見，吃了一驚道：「這耳（是我女兒頭上戴的，緣何在你手裡？」小子道：「方才進去，在頭上掉下來的。」柳老見他遞還耳（，便定睛把他臉上相了一相。只見他眉清目秀、齒白唇紅，只差身上衣衫襤褸，若穿幾件好衣服，人也估不出他是個賣菜傭的兒子。便問賣菜的道：「這是你的兒子麼？」賣菜的道：「正是。」柳老道：「今年十幾歲了？叫甚名字？」賣菜的道：「今年一十三歲，叫名無難。」柳老道：「小名為何是這樣取的？」賣菜的道：「只因小時算命，說他常多災難，因而命名。若還過繼他人，也免得過。」

柳老見他眉宇精潔，又還了他的耳（，心下十分到有九分眷戀，因問道：「若要過繼，你肯與怎麼樣的人家？」賣菜的道：「過繼必須要沒兒子的方好。若是有兒子的，過繼與他，他就半當兒子半當奴才，服侍自己的兒子，拿書包，駝雨傘，打打罵罵，就不值錢了。若還沒兒子，過繼了去，他要接代香火，自然珍重愛惜，小時送他讀書，大來必定婚娶。習此行業，也好了卻終身。」柳老道：「譬如我們這樣人家，你肯放心麼？」賣菜的道：「啊呀，柳老爹府上，怎得能夠仰拔？」柳老道：「不是這等說。若還結親婚配，論個門當戶對，說什麼仰拔。過繼兒子，只要人物像個有長養的，靠山親父是老實的，不論貧窮貴賤，便好成就。」賣菜的道：「阿爹府上自是妥貼，只恐怕我兒子沒福。」柳老道：「你也不必謙虛，若還真個肯，明日十四，後日我到東首李瞎子家卜一課，就成起來。」賣菜的聽了李老之言，喜出望外，那裡肯推辭，便道：「柳阿爹，已准的了。」兩家主意已定，只得神明決疑，便知下落。

只見春娘拿了銅錢，已立在傍邊等了半日，直待他們說話完了才遞出來。賣菜的接了銅錢，說聲多謝而去。柳老將這耳（與春娘戴在髻上，遂同他進去見母親，說知此事。柳婆聽說，歡喜不勝，不題。

且說這個賣菜的，就是那起課李瞎子的兄弟李三。李三一心要將兒子過繼柳家，恐防問卜不吉，打脫了這樣好人家，一時難得，次早連忙去遞一個話與李瞎子，將柳老過繼兒子的話細細說了一遍。吩咐道：「若還他來問卜，千萬周全一二，待姪兒過繼了去，後來慢慢孝敬你。」瞎子道：「這個不難。」

卻說柳老到了十五，齋戒沐浴，帶了課金，向李課店來問卜。通誠已畢，那瞎子執了課筒搖了幾搖，起將出來，卻是拆單單，重單單，是一個（卦。那《易經》中斷說：「（）者，遇也，一陰而遇五陽，則女德不貞。」其象如此，大約是不該做的。那李瞎子得了兄弟的春，對柳老道：「（）者，遇也。（）字，女字逢著後字，後來大有厚福，相遇好人。」柳老已信，送了課金，一拱而出，竟到家中。對柳婆商量已定，選了吉期，過繼兒子。

李三打點齊備，央了一個鄰舍老兒做了靠山，送兒子過來。一進了門，少不得拜了家堂祖廟，然後拜見繼父繼母。就是春娘，兄妹二人也要見禮，擺下一桌酒飯，大家盡歡而散。自此之後，做幾件新衣服與他穿了，就擇個開心日子，送他上學讀書，取名叫做柳章台。他也是吃苦過的，落了這個好處，便安心樂業，見了父母妹子，恭恭敬敬，大家歡喜。兄妹二人過得十分親熱。父母看了，猶如親生一般，把他同抬同桌，同坐同行，毫不介意。那《內則》篇中說，男子一交七歲，就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；八歲九歲之後，交了十歲，出就外傳，居宿於外。要曉得書中之言必有至理，如今人家那裡曉得這個情弊，混混帳帳，不知隱瞞了無數，漏網了許多。就是父母知覺，只說是個家醜不可外揚，定是遮瞞過了。

大凡人自小生來，那一件物不經自眼裡看過才曉得？那一樁事不經人嘴裡說過才明白？惟有那個春心的情竇。小鬼頭兒正是不教而善，那細微曲折他偏理會得來。春娘年當十歲，正是又曉得又不曉得之時，未免牀頭察聽父母的施為，他便津津有味，只道這樁事是人曉得的，隨人做得的。不上一年之內，就與章台看看有些鬼頭鬼腦，眼去眉來。起初還在父母面前，不離左右，後來漸漸膽大，彼此心照，只到沒人的所在，常是探囊取物。父母見他不在，不過叫到面前就罷了，全然沒有一點疑惑的心。兩人看看竟做起那磨磨過氣的手段。

一日，柳婆做了一條白綢裙兒，與春娘剛剛穿得上身，就同章台到後園閒耍。去了有兩個時辰方回。母親說了他幾句，已撇開手。大家吃了夜飯，到房安置。走到牀前，將裙兒褪下，柳婆與他折疊。不料，在燈光之下看見，著實吃了一驚。只見上面：

點點若胭脂染就，紛紛如桃杏妝成。才子貪心，佳人嬌怯；一朝狼藉，粉褪香消。分明是荳蔻含香，揉碎了花心玉露。